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 第十七回 辭駕侶女傑赴刑臺 遞魚書航師嘗禁燬

話說克蘭斯看見夏雅麗對著個小照垂淚，一時也想不到查看查看小照是誰的，只覺得夏雅麗果然喪心事仇，按不住心頭火起。瞥見眼前的兩扇著地長窗是虛掩著，就趁著怒氣，不顧性命，揚刀挨入。忽然天昏地暗的一來，燈滅了，刀卻砍個空，使力過猛，幾乎身隨刀倒。克蘭斯吃一驚，暗道：「人呢？」回身瞎摸了一陣，可巧摸著鏡桌上那個小照兒，順手揣在懷裡，心想夏雅麗逃了，加克奈夫可在，還不殺了他走！剛要向前，忽聽樓下喊道：「主人回來了！」隨著轆轤的馬車聲，卻是在草地上往外走的。克蘭斯知道剛纔匆忙，沒有聽他進來。忽想道：「不好，這賊不在床上，他這一回來叫起人，我怕走不了，不如還到那大樹上躲一躲再說。」打定主意，急忙走出陽臺，跳上欄杆，伸手攀樹叉兒。一腳掛在空中，一腳還蹬在欄杆上。忽聽樓底下轟的一聲是槍，就有人沒命的叫聲：「啊呀！好，你殺我！」又是一聲，可不象槍，彷彿一樣很沉的東西倒在窗格邊。克蘭斯這一驚，出於意外，那時他的兩腳還空掛著，手一鬆，幾乎倒撞下來，忙鑽到樹葉密的去處蹲著。只聽牆外急急忙忙跑回兩個人，遠遠地連聲喊道：「怎麼了？什麼響？」屋裡也有好幾個人喊道：「槍聲，誰放槍？」這當兒，進來的兩個人裡頭，有一個拿著一盞電光車燈，已走到樓前，照得樓前雪亮。克蘭斯眼快，早看見廊下地上一個漢子仰面橫躺著，動也不動。只聽一人顫聲喊道：「可不得了，殺了人！」「誰呢？主人！」這當兒裡面一哄，正跑出幾個披衣拖鞋的男女來，聽是主人，就七張八嘴地大亂起來。克蘭斯在樹上聽得清楚，知加克奈夫被殺，心裡倒也一快。但不免暗暗駭異，到底是誰殺的？這當兒，見樓下人越聚越多，忽然想到自己絕了去路，若被他們捉住，這殺人的事一定是我了，正盤算逃走法子，忽然眼前欸的一亮，滿樹通明，卻正是上、中層的電燈都開了。燈光下，就見夏雅麗散了頭髮，倉倉皇皇跑到陽臺上，爬在欄杆上，朗朗地喊道：「到底你們看是主人不是呢？」眾人嚴聲道：「怎麼不是呢？」又有一人道：「纔從宮裡承值回來，在這裡下車的。下了車，我們就拉車出園，走不到一箭地，忽聽見槍聲，趕回來，就這麼著了。」夏雅麗跺腳道：「槍到底中在哪裡？要緊不要緊？快擡上來！一面去請醫生，一面快搜凶手呢！一眨眼的事，總不難這園子，逃不了，怎麼你們都昏死了！」一句話提醒，大家道：「槍中了腦瓜兒，腦漿出來，氣都沒了，人是不中用了。倒是搜凶手是真的。」克蘭斯一聽這話，倒慌了，心裡正恨夏雅麗，忽聽下面有人喊道：「咦，你們瞧！那樹叉裡不是一團黑影嗎？」樓上夏雅麗聽了，一擡頭，好象真吃了一驚的樣子道：「怎麼？真有了人！」連忙改口道：「可不是凶手在這裡？快多來幾個人逮住他，樓下也防著點兒，別放走了！」就聽人聲嘈雜的擁上五六個人來。克蘭斯知不能免，正是人急智生，一眼見這高樓是四面陽臺，都圍著大樹，又欺著夏雅麗雖有本事，終是個婦人，仍從樹上用力一跳，跳上陽臺，想往後樓跑。這當兒，夏雅麗正在叫人上樓，忽見一個人陡然跳來，倒退了幾步；燈光下看清是克蘭斯，臉上倒變了顏色，說不出話來，卻只把手往後樓指著。克蘭斯此時也顧不得什麼，飛奔後樓，果見靠欄杆與前樓一樣的大樹。正縱身上樹，只聽夏雅麗在那裡亂喊道：「凶手跳進我房裡去了，你們快進去捉，不怕他飛了去。」只聽一群人亂哄哄都到了屋裡。這裡克蘭斯卻從從容容地爬過大樹，接著一溜平屋，在平屋搭了腳，恰好跳上後牆飛身下去，正是大道，幸喜沒人影兒，就一口氣地跑回家去，仍從短牆奮身進去，人不知鬼不覺地到了自己屋裡，此時方算得了性命。喘息一回，定了定神，覺得方纔事真如夢裡一般，由不得想起夏雅麗手指後樓的神情，並假說凶手進房的話兒，明明暗中救我，難道她還沒有忘記我嗎？既然不忘我，就不該嫁加克奈夫，又不該二心於我！這女子的人格就可想了！又想著自己要殺加克奈夫，倒被人家先殺了去，這人的本事在我之上，倒要留心訪訪纔好。一頭心裡猜想，一頭脫去那身黑衣服，不防衣袋中掉下一片東西，拾起來看時，倒吃一驚，原來就是自己在凱賽好富館贈夏雅麗的小照，上面添寫一行字道：「斯拉夫苦女子夏雅麗心嫁夫察科威團實行委員克蘭斯君小影。」克蘭斯看了，方明白夏雅麗對他垂淚的意思，也不免一陣心酸，掉下淚來，嘆道：「夏雅麗！夏雅麗！你白愛我了！也白救了我的性命！叫我怎麼能救你這反復無常的罪呢！」說罷，就把那照兒插在床前桌上照架裡，回頭見窗簾上漸漸發出魚肚白色，知道天明了，連忙上床，人已倦極，不免沉沉睡去。

正酣睡間，忽聽耳邊有人喊道：「幹得好事，捉你的人到了，還睡嗎？」克蘭斯睜眼見是波兒麻，忙坐起來道：「你好早呀，沒的大驚小怪，誰幹了什麼？」波兒麻道：「八點鐘還早嗎？魯翠姑娘找你來了，快出去。」克蘭斯連忙整衣出來，瞥眼看著魯翠華裝盛服，秀采飛揚，明眸修眉，豐頤高准，比倒夏雅麗，另有一種華貴端凝氣象。一見克蘭斯，就含笑道：「昨兒晚上辛苦了，我們該替加來科梭代致謝忱。怎麼夏雅麗倒免了？」波兒麻笑道：「總是克君多情，殺不下去，倒留了禍根了。」克蘭斯驚道：「怎麼著？她告了我嗎？」魯翠搖頭道：「沒有。她告的是不知姓名的人，深夜入室，趁加克奈夫溫宮夜值出來，槍斃廊下。凶手在逃。俄皇知道早疑心了虛無黨，已派偵探四出，倒嚴厲得很。克君還是小心為是。」克蘭斯笑道：「姑娘真胡鬧！小心什麼？哪裡是我殺的！」魯翠倒詫異道：「難道你昨晚沒有去嗎？」克蘭斯道：「怎麼不去？可沒有殺人。」波兒麻道：「不是你殺是誰呢？」克蘭斯道：「別忙，我告訴你們。」就把昨夜所遇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，只把照片一事瞞起。兩人聽了，都稱奇道異。波兒麻跳起來道：「克君，你倒被夏雅麗救壞了！不然倒是現成的好名兒！」魯翠正低頭沉思，忽被他一嚇，忙道：「波君別嚷，怕隔牆有耳。」頓一頓，又道：「據我看，這事夏雅麗大有可疑。第一為什麼要滅燈；再者既然疑心克君是凶手，怎麼倒放走了，不然就是她殺的呢！」克蘭斯道：「斷乎不會。她要殺他，為什麼嫁他呢？」魯翠道：「不許她辱身赴義嗎？」克蘭斯連連搖頭道：「不象。殺一加克奈夫法子多得很，為什麼定要嫁了纔能下手呢？況且看她得了凶信，神氣倉皇得很哩！」魯翠也點點頭道：「我們再去探聽探聽看。克君既然在夏雅麗面前露了眼，還是避避的好，請到我們家裡去住幾時吧！」克蘭斯就答應了，當時吩咐了家人幾句話，就跟了魯翠回家。從此魯翠、波兒麻諸人替他在外哨探，克蘭斯倒安穩穩住在美禮斯克眾邸第。先幾個月風聲很緊，後來慢慢懈怠，竟無聲無臭起來。看官你道為何？原來俄國那班警察偵探雖有手段，可是歷年被虛無黨殺怕了，只看一千八百八〇年三月以後，半年間竟殺了憲兵長官、警察長、偵探等〇三人，所以事情關著虛無黨，大家就要縮手。這案俄皇雖屢下嚴旨，無奈這些人都不肯出力，且加克氏支族無人，原告不來催緊，自然冰雪解散了。克蘭斯在美禮家，消息最靈，探知內情，就放心回了家。

日月如梭，忽忽冬盡春來。這日正是俄歷二月初九，俄皇在溫宮開跳舞會的大好日，卻不道虛無黨也在首都民意俱樂部開協議會的秘密期。那時俄國各黨勢力，要推民意黨察科威團算最威，土地自由黨、拿魯脫尼團次之。這日就舉了民意黨做會首。此外，哥衛格團、奧能伯加團、馬黎可夫團、波蘭俄羅斯俱樂部、奪爾格聖俱樂部，紛紛的都派代表列席，黑壓壓擠滿了一堂。正是龍拿虎擲、燕叱鷺鳴、天地無聲、風雲異色的時候，民意女員魯翠曳長裾、圍貂尾，站立發言臺上，桃臉含秋、蛾眉凝翠地宣告近來黨中經濟缺乏，團力渙散，必須重加聯絡，大事運動，方足再謀大舉。這幾句話原算表明今日集會之想，還要暢發議論，忽見波兒麻連跌帶撞遠遠的跑來，喊道：「可了不得！今兒個又出了第二個蘇菲亞了！本黨宮內偵探員，有秘密報告在此！」大眾聽了愕然。魯翠就在臺上接了波兒麻拿來的一張紙，約略看了看，臉上〇分驚異。大眾都問何事？魯翠就當眾宣誦道：

本日皇帝在溫宮宴各國公使，開大跳舞會，車駕定午刻臨場。方出內宮門，突有一女子從侍女隊躍出，左手持炸彈，右手搥帝胸，叱曰：「咄，爾速答我，能實行一千八百八〇年二月〇二日民意黨上書要求之大赦國事犯、召集國會兩大條件否？不應則炸爾！」帝出不意，不知所云，連呼衛士安在。衛士見彈股票，莫敢前。相持間，女子舉彈欲擲，帝以兩手死抱之。其時適文部大臣波別士立女子後，呼曰：「陛下莫釋手！」即拔衛士佩刀，猝砍女子臂，臂斷，血溢，女子踣。帝猶死持彈不敢釋。衛士前擒女子，女子猶蹶起，搥一衛士目，乃被捕，送裁判所。烈哉，此女！惜未知名。探明再報！民意黨秘密偵探員報告。

魯翠誦畢，眾人都失色，齊聲道：「這女子是誰！可惜不知姓名。」這一片驚天動地的可惜聲裡，猛可的飄來一句極凄楚的說話道：「眾位，這就是我的夏雅麗姑娘呀！」大家倒吃一驚，擡頭一看，原來是克蘭斯滿面淚痕地站在魯翠面前。魯翠道：「克

君，怎見得就是她？」克蘭斯道：「不瞞姑娘說，昨晚她還到過小可家裡，可憐小可竟沒見面說句話兒。」魯翠道：「既到你家，怎麼不見呢？」克蘭斯道：「她來，我哪裡知道呢！直到今早起來，忽見桌上安放的一個小照兒不見了，倒換上了一個夏姑娘的小照。我覺得詫異，正拿起來，誰知道照後還夾著一封密信。看了這信，方曉得姑娘一生的苦心，我黨大事的關係，都在這三寸的小照上。我正拿了來，要給姑娘商量救她的法子，誰知已鬧到如此了。」說罷，就在懷裡掏出一個小封兒、一張照片，送給魯翠。魯翠不暇看小照，先抽出信來，看了不過兩三行，點點頭道：「原來她嫁加克奈夫，全為黨中的大計。嗚！我們倒錯怪她了！嗚，放著心愛的人生生割斷，倒嫁一個不相干的蠢人，真正苦了她了！」說著又看，忽然吃驚道：「怎麼加克奈夫倒就是她殺的？誰猜得到呢！」此時克蘭斯只管淌淚。波兒麻及眾人聽了魯翠的話，都面面相覷道：「加氏到底是誰殺的？」魯翠道：「就是夏雅麗殺的。」波兒麻道：「奇了。嫁他又殺他，這什麼道理？」魯翠道：「就為我黨經濟問題。她殺了他，好傾他的家，供給黨用呀！」眾人道：「從前楷愛團波爾佩也嫁給一個老富人，毒殺富人，取了財產。夏姑娘想就是這主意了。」波兒麻道：「有多少呢？如今在哪裡？」魯翠看著信道：「真不少哩，八千萬盧布哩！」又指著照片嘆道：「這就是八千萬盧布的支證書。這姑娘真布置得妥當！這些銀子，都分存在瑞士、法蘭西各銀行，都給總理說明是暫存的，全憑這照片收支，叫我們得信就去領取，遲恐有變。」魯翠說到這裡，忽愕然道：「她為什麼化了一萬盧布，賄買一個宮中侍女的缺呢？」克蘭斯含淚道：「這就是今天的事情了。姑娘，你不見她，早把老娘斐氏搬到瑞士親戚家去。那個炸彈，還是加氏從前在亞突俱樂部搜來的。她一見，就預先藏著，可見死志早決的了。」魯翠放了信，也落淚道：「她替黨中得了這麼大資本，功勞也真不小。難道我們要她給這些暴君污吏宰殺嗎？」眾人齊聲道：「這必要設法救的。」魯翠道：「妾意一面遣人持照到各行取銀，一面想法到裁判所去聽審。這兩件事最要緊，誰願去？」於是波兒麻擔了領銀的責任，克蘭斯願去聽審，各自分頭前往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克蘭斯一徑出來，汗淋淋地趕到裁判所，擡頭一看，署前立著多少衛兵，防衛得嚴密非常，閑人一個不許亂闖。克蘭斯正在為難，忽見署中走出兩個人來，一個老者，一個少者，正要上車。克蘭斯連忙要避，那少年忽然喚道：「克君，你也來了。」克蘭斯吃一驚，定睛一認，卻是瓦德西，只得上前相見。瓦德西就招呼了畢葉，並告訴他也來聽審的。誰知今日不比往常，畢君署中有熟人，也不放進去，真沒有法了。瓦德西當時就拉了克蘭斯，同到他家。克蘭斯此時也無計可施，只得跟著他們同走。瓦德西留住克蘭斯畢葉在家吃飯，三人正在商議，忽然畢葉得了裁判所朋友的密信，夏雅麗已判定死刑，俄皇怕有他變，傍晚時已登絞臺絞死了。克蘭斯得了這信，咬牙切齒，痛罵民賊，立刻要去報仇雪恨，還是瓦德西勸住了，只得垂頭喪氣，別了畢、瓦兩人，趕歸秘密會所報告凶信。其時魯翠諸人還在會商援救各法，猝聞這信，真是晴天霹靂，人人裂目，個個椎心，魯翠更覺得義憤填膺，長悲纏骨，連哭帶咽，演說了一番。過了幾日，又開了個大追悼會，倒把黨中氣焰提高了百倍。直到波兒麻回來，黨中又積儲了無數資本，自然黨勢益發盛大了。到底歇了數年，到一千九百零一年三月二日，克蘭斯狙擊了文部大臣波別士，也算報了砍臂之仇。魯翠姑娘也在一千九百零四年五月一日，把爆藥彈擲皇帝尼古拉士，不成被縛，臨刑時道：「我把一個爆藥彈，換萬民自由，死怕什麼！」這都是夏姑娘一死的餘烈哩！此是後話，不必多述。

如今再說瓦德西那日送了克蘭斯去後，幾次去看彩雲，卻總被門上阻擋。後來彩雲約會在葉爾丹園，方得相會。從此就買通了管園人，每逢彩雲到園，管園人就去通信。如此習以為常，一月中總要見面好幾次，情長日短，倏忽又是幾月。那時正是溽暑初過，新涼乍生，薄袖輕衫，易生情興。瓦德西徘徊旅館，靜待好音。誰知日復一日，消息杳然，悶極無聊，只好坐在躺椅中把日報消遣。忽見緊要新聞欄內，載一條云「清國俄德、奧、荷公使金鈞三年任滿，現在清廷已另派許鏡澄前來接替，不日到俄」云云。瓦德西看到這裡，不覺呆了。因想怪道彩雲這禮拜不來相約，原來快要回國了，轉念道：「既然快要相離，更應該會得勤些，纔見得要好。」瓦德西手裡拿了張報紙，呆呆忖度個不了，忽然侍者送上一個電報，這是貴國使館裡送來的。瓦德西連忙折看，卻是本國陸軍大將打給他的，有緊要公事，令其即日回國，詞意很是嚴厲，知道不能耽擱的，就嘆口氣道：「這真巧了，難道一面緣都沒了？」丟下電報，走到臥室裡，換了套出門衣服，徑赴葉爾丹園面來，意思想去碰碰，或者得見，也未可定。誰知到園問問管園的，說好久沒有來過。等了一天，也是枉然。瓦德西沒法，只好寫了一封信交給管園的，叮囑等中國公使夫人來時手交，自己硬了心腸，匆匆回寓，料理行裝，第二日一早，乘了火車，回德國去了，不提。

單說彩雲正與瓦德西打得火熱，哪裡分拆得開，知道要青任期將滿，早就攛掇要青，在北京托了葦如，運動連任，誰知竟不能成。這日要青忽接了許鏡澄的電信，已經到了柏林，三日內就要到俄。要青進來告訴彩雲，叫她趕緊收拾行李。彩雲聽了這信，彷彿打個焦雷，恨不立刻去見瓦德西，訴訴離情。無奈被要青終日逼緊著拾掇，而且這事連阿福都瞞起的，不提什麼。阿福尚在那裡尋瑕索癥，風言醋語，所以連通信的人都沒有，只好肚裡叫苦罷了。直到要青交卸了篆務，一切行李都已上了火車站，叫阿福押去，要青又被畢葉請去吃早飯餞別。彩雲得了這個巧當兒，求一個小麼兒，許了他錢，去僱了一輛買賣車，獨自趕往葉爾丹園，滿擬遇見瓦德西，說些體己話兒，灑些知心淚，也不枉相識一場。誰知一進園，正要去尋管園的，他倒早迎上來，笑嘻嘻拿著一封信道：「太太貴忙呀！這是瓦德西先生留下的信兒，你瞧吧！」彩雲愣一楞，忙接了，只見紙上寫著道：

彩雲夫人愛鑒：昨讀日報，知錦車行邁，正爾神傷；不意鄙人亦牽王事，束裝待發。嗚呼！我兩人何緣慳耶？□旬之愛，盡於淡辰，別淚盈懷，無地可灑，欺於葉爾丹園叢薄間，作末日之握，乃夕陽無限，而谷音寂然，林鳥有情，送我哀響。僕今去矣，卿亦長辭！海濤萬里，相思百年，落月屋梁，再見以夢，亞鴻有便，惠我好音！

末署「愛友瓦德西拜上」。

彩雲就把信插入衣袋裡，笑問那管園的道：「瓦德西先生多嘴給你這信的？他說什麼沒有？」管園的道：「他前天給我的，倒沒說別的，就恨太太不來。」彩雲點點頭，含著一包眼淚，慢慢上車，徑叫向火車站而來。到得車站，恰好見要青剛上火車，俄國首相兼外部大臣吉爾斯，德、奧、荷三國公使，畫師畢葉，還有中國後任公使許鏡澄奏留的翻譯隨員等，鬧哄哄多少人，都來送行。要青正應酬得汗流浹背，哪裡有工夫留心彩雲的事情。只有阿福此時看見彩雲坐了一輛買賣車，如飛從東馳來，心裡就詫異，連忙迎上來，望了幾望彩雲的眼睛，對彩雲微微一笑。彩雲倒轉了頭也不理他，自顧自到停車場，自然有老媽丫環等扶著上車了。不一會，汽笛一聲，一股濃煙直從煙突噴出，那火車就慢慢行動，停車場上送的人有拱手的，有脫帽的，有揚巾的，一片平安祝頌聲裡，就風馳電卷，離了聖彼得堡而去。三日到了柏林，要青把例行公事完了，就赴馬賽。可巧前次坐來的薩克森船，於八月□六日開往中國上海，仍是戴會計去講定妥了。□五日夜飯後，大家登了舟，要青、彩雲仍坐了頭等艙。部署粗定，那船主質克笑著走進艙來，向要青、彩雲道：「我們真算有緣了！來去都坐了小可的船。要青不會說外國話，只好彩雲應酬了一會，質克方去了，開了船。質克非常招呼，自己有時有來走走。彩雲也常到船頂去散步乘涼，偶然就在質克屋裡坐坐。原來彩雲自離了俄都，想著未給瓦德西作別，心中總覺不安，有時拿出信來看看，未免對月傷懷，臨風灑淚。自己德話雖會說，卻不會寫，連回信都難寄一封，更覺悶悶不樂。質克連日看出彩雲不樂，雖不解緣故，倒常常想法騙她快活。彩雲很感激他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阿福自從那日見了瓦德西後，就動了疑，不過究竟主僕名分，不好□分露相，只把語言試探而已。有一晚，薩克森船正在地中海駛行，一更初定，明月中天，船上乘客大半歸房就寢，滿船靜悄悄的，但聞鼻息呼聲。阿福一人睡在艙中反復不安，心裡覺得躁煩，就起來，披了一件小羅衫走出來，從扶梯上爬到船頂，卻見頂上寂無人聲，照著一片白迷朦的月色，涼風颯颯，冷露冷冷，爽快異常。阿福就靠在帆桅上，賞玩海中夜景。正在得趣，忽覺眼前黑魃魃的好象一個人影，直掠煙突而過。心裡一驚，連忙躡手躡腳跟上去，遠遠見相離一箭之地果真有個人，飛快地衝著船首走去。那身量窈窕，象個女子後影，可辨不清是中是西。阿福方要定睛認認，只聽船長小室的門砰的一聲，那女影就不見了。阿福心想：原來這船長是有家眷的，我左右空著，何妨去偷看看他們做什麼。想著，就溜到那屋旁。只見這屋，兩面都有一尺來大小的玻璃推窗，紅色氈簾正鉤起。阿福向裡一張，只見室內漆黑無光，就在漏進去一點月光裡頭，隱約見那女子背坐在一張藍絨靠背上。質克正站起，一手要旋電燈的活機，那女子連連搖手，說了

幾句咕哩咕嚕的話。質克只涎笑，偃著身，手掏衣袋裡，掏出個彷彿是信的小封兒，遠遠托著說話，大約叫那女子看。那女子瞥然伸手來奪。質克趁勢拉住那女子的手，湊在耳邊低低地說。那女子斜盯了質克一眼，就回過臉來急忙探頭向門外一張，順手卻把簾子歛的拉上。阿福在這當兒，簾縫裡正給那女子打個照面，不覺啊呀一聲道：「可了不得了！」正是：

前身應是瑣首佛，半夜猶張素女圖。
欲知阿福因何發喊，且聽下回分解。